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九目錄

釋清晝 長城人

畫藥師琉璃光佛讚并序○同上

大雲寺逸公寫真讚

王安吉寫真讚

烏程李明府水堂觀玄真子置酒張樂叢筆亂揮

畫武城讚 張志和號玄真子寫公

座右偈

杜鴻漸

與楊祭酒書 貽顧渚茶

陸羽 寫公

吳興畫公集序

沈既濟德清人

駁則天太后不可立本紀議

詞科論并序

枕中記

楊漢公郡守

干祿字書後記為顏魯公在郡書刻

穆員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為烏程令楊孝子女

吳興藝文補卷之九目錄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九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辭

韓千秋聖開增定

詩式總叙

釋清晝

夫詩者衆妙之華實六經之菁英雖非聖功妙均于聖彼天地日月元化之淵奥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萬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會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洎西漢已來文體四

變將恐風雅浸泯輙欲商較以正其原今從兩漢巳降至于我唐名篇麗句凡若干人命曰詩式使無天機者坐致天機若君子見知庶有益于詩敎矣

詩式中序　　釋淸晝

序曰貞元初余與二三子居東溪草堂每相謂曰世事喧喧非禪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朝目前聆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眞性豈君孤松片雲禪坐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深入杼峯與松雲爲侶所著詩式及諸文字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

而笑言曰我疲爾役爾因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況爾是外物何累乎我我哉任既無心去亦無我今將放爾各原其性使物自物不關于余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至壬正夏五月會前御史李公洪自河北負譴遇恩再移為湖州長史初與相見求交一言恍若神合余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溫乎其言使寒穀之欲榮儼乎其容若春冰之將釋余乃愛辭而退他日言及詩式余具陳夙昔之志公曰不然因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歎曰早歲曾見沈

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之論殊不及此柰何學小乘偏見以夙昔為詞耶再三顧余敢不唯命因舉邑中詞人吳季德郎梁散騎常侍均之後其文有家風余器而重之斯所贈詩即此生也其詩曰別時春風多揚鞭雪山雪為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公欣然因請吳生相與編錄有不當者公乃點而竄之不使瑕玗與祕祇齊列勒成五卷粲然可觀矣

唐蘇州東武丘寺律師塔銘并序

梁肅書

律者聖道遊入之律為心見所瑕多潛逝果不然則極

地之階乎武丘律師諱齊翰字等至通教之士也吳興沈氏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共隋魏州司馬祖考二世不仕律師綺歲從大人至山寺覩高靜無塵之躅惻然有宿命之知因請出家大人從之至天寶八年八月五日奉制度配名東定九年十月依分壇受具足戒後移名開元大曆中移名武丘皆兩州道俗所請也律師道性淵默水則潛然跡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豈比夫騁行鼓簧之士哉譏始疑斯[illegible]未造精微因問蘊報之理如何師對曰夫鼓毘嵐之風有物

皆壞而靈空不動蓋無相也心且無相業何累焉但恐陷於偏空妄撥無耳繇是始知律師心之所至精相部義窮洞法華經王蘇湖戒壇毋當諸首大曆十年某月人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頓現蓋精誠之所致也至其年春秋六十八僧夏四十七遇疾之日謂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徊翔我前爾曹見乎必謝之期小聖臨病安能免哉即以其年其月終於本院受業門人如懸懷揚門人宣究誠肅禪心律儀已有時譽醫則律師之鄉僧也戒有一日長許爲法兄昔媿隨肩今傷分影

有清規之可採則文石而言焉銘曰
浸浸情海多生沒兮趣趣我師一念越兮舊寺龜溪爲
僧傑兮新居武丘匠將哲兮適來示生亦示滅兮山上
人間有遺轍兮故雲茫茫餘水淡淡留磨房兮黃蘗心
昔昔松節樂對空壇兮升堂門人結社居士依飯兮
或卸貞石其書勝惜思師存兮

湖州府大雲寺故禪師瑀公碑銘 并序

釋清晝

昔在毅天子我如來大聖沒于西土蓋示身也其聲教

紛綸涇滅而復紀者九十六種外道持衡于五天是借佛號俾戒月生魄寶星爲彗涅槃河水汨泥揚波而天下騰口襲心覺然而喪精矣我本師爰勅大士中興南州激童蒙發檮杌摧異道破邪黨彼日月是出爝火不息其爲光也不亦難乎有其躅淸氣亂穢性雲龍相召興替爲眷則我大師矣大師諱璘字眞瑛俗姓沈氏吳興德淸人也其先仕國于沈因以爲氏按春秋沈子之後也五代祖敏梁東陽太守不言而理不猛而威攜之以弁風灑之以甘雨殷氏旣喪公其嗣焉高祖其冀而

仁直而信少好理體機若飪轉六歲讀孝經至參不敏罷而不讀師問之故曰此大人稱之而小子曷稱之十七州舉孝廉陳侍中徐陵特相器重名位不達終于丘園曾祖某學藏于臨辯守于訥大業之際州辟不起祖某考三教之源精一之旨結廬於金鵞山下怡然獨得父某湖山是傑言行孔臧里有不爽而訓之隣有不給而錫之煥兮春風凜兮寒松心可以育物德可以垂裕以五世樹善而瑀公生而聰慧不以師受年未總角辦親出家患身之資忘君遺跡爽口之味飲如我仇以嫉

意年大赦度人壞衣削髮厭棄世事怡懌至道弱冠遊
東京大福先寺厥受大戒懇懇勤勤不遑假寐三日之
夕戒相出焉見有神人假然在目倏來忽往或同或異
得非至誠乎于是竭如來燈佩菩薩印證聖中歸于大
雲道場堅持律柄俯綱覺羣不亦宜哉公素嚴純麗無
釈無際使天下之士有外道焉有闡提焉心如飄風言
若泉湧撓我聖教蕩我妙門公示以從容誘以方便莫
不稽首坐色而聞命焉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悲懺
日夜一匝或二日或三日一匝苦節貞勵飲水茹藿夜

有禪僧九人附於禮懺之所相與行道禪持而亦或夜
無燈燭心口是念圓光照室如坐月中如此則往往有
之公常喟然曰自明帝夢金人孫權獲舍利茫茫中土
是有正法而德清偏邑罕有塔寺使蒼生蒙昧罔知所
之悲夫至人無名謝鑄而名之耳安可繇枇有爲金璧
無相二見齊教皆性者流豈經儀如之功萬夫無外此
大菩薩自在之盛行吾將爲衛行焉於是繕以香臺作
以莅殿鄉雲蓄泄於戶外麗月明回於簷下是觀衆大
莊法時雲室豈不宜哉前後寫經一藏凡一萬六千卷

不以皮為紙不以血為墨是身臭穢膿瀦髒竭非難捨哉曉節工于禪門頓入懸解言越性靈之外心究文字之表天寶初臨安定法師死經三宿將入地獄冥見瑪公引至王所謂王曰此師解講涅槃經大王宥之王曰唯聞嚴能講不聞此師名何也如此再三王不能留因赦之嗟乎至人之作用不動此身而流形于彼非無緣乃方慈何哉曾是鄉人施捐[illegible]半背天然不治因而出乳及瑪公纔殁日有借之者非夫人含動植儀感神明亦何能致此希有之事也他日感然以容攄摩而歎皆

孔子發作悲歌于門者此聖人所以同我生亦同我死莊生曰適去夫子順也吾亦何懼哉以十一年秋禪坐滅度嗚呼婉娩蓮步應隨白雲寥寥香林空見孤月念不知其至人幽機妙用髣髴化爲天生乎飛爲白霓乎不然將有異名于他國乎某月某日飭以靈龕崇以寶塔繫以法鼓吹以法螺門人號踊于是葬焚十二年春將欲啓靈龕遷寶塔炎炎金火以求舍利豈知容色不壞凜然如生識者以爲涅槃本義絕動滅之知寂照之惠存不壞之身滅大化之體此四者而公得之昔少

林孕精斷春育髮何獨嘉也寺主玄雌等皆秉大明慧
闢道區中吠琉璃天移夕爲晝彼什公四子亦季孟之
間歟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姚滂主客郎中姚沛直翩
溪之靈鷟山之英門多才傑世著匡佐而璃公善焉刺
史楊惠才識深敏器宇調暢虞潭之流也令吳測微清
慎有度奸回無欺賀循之流也皆入覺門俗飲風猷
徘徊歔欷有恨來暮嗟乎法本無名是歸寂樂門人贊
淚額刻豐碑予誠不敏哀以見托銘曰
法本無生示生兮法本無名強名兮大師振振冲邈兮

菩生菩薩啟覺兮堅持律藏是非兮深入禪門兮微兮
嵩峯岑崟莫涉兮龜溪滄浪莫測兮五千佛懺是禮兮
十二經文是啟兮聖僧與人降語兮偈背批牛非孕孳乳
兮同衆生病罔差兮同衆生沒罔壞兮門徒病矣號絕
兮姻族潸然嗚咽兮鳥囊華省思人兮邦君邑宰敬神
兮無言可象湛寂兮身謝名飛刻石兮

湖州佛川寺故大師塔銘并序　釋清晝

夫萬有朝徹獨立而不改其妙空乎湘漓濛巴還民溺
情海安不幻之跡喪全真之旨若識浪不作幻何有哉

我釋迦本師獨開宗極遽而告滅降魔也在而言逝爲狂子也以八萬四千正法首付飲光飲光已下二十四聖降及菩提達摩繼傳心教有七祖焉第六祖曹溪能公能公傳方巖策公乃永嘉覺荷澤會之同學也方巖即佛川大師之師也大師諱惠明俗姓陳氏漢太丘長寔之後世居潁川顯祖某永嘉南遷爲司徒掾陳氏受禪四代祖仲文有佐命之勳封丹陽公祖某雙溪穀熟二縣宰考某蘭陵人也大師雖世有榮閥而未嘗自稱蓋處塵世之餘累矣先夫人初感之日如持佛戒足

懸履于乾圖口不嘗于蠡器神慶甥彌長闡法齊能而
誕焉年漸及非方祈捨俗大人從之至受具將卯彌元
七年也耳未誘于聲界目不瑕于色塵清行越絕如鑒
懸玉嘗謂人曰昔者盤刑首終伯成子高遁焉吾雖不
捨律儀而怒乎靜論紛若心印心之法至矣哉西詰方
巖頓開心地於戲冥冥其機赫赫其師寂乎大空之淵
而不疑旋乎萬緣之律而不變天寶初年將有願于清
涼山淮泗阻兵師乃旋策偶與禪侶西之宛陵于上石
門置蘭若三所有大戲來擾如撫猶焉既厲時艱民多

儀薦羣盜欲至輒號呼先報往往徵焉先是楚鄉弋獵爲事不聞佛號但狗殺心我大師以慈行之至尚能使猛虎不暴騰猿不擾而況於人乎故舉鄉之聆浣心垢面撤網罟子來于我至天寶五稔爰止乎魚陂道場有瑀公者白土吏宗之流跡遊行徽世莫之識始相見曰南祖傳教菩薩來何晚耶他日與瑀公登魚陂峯頂見東南有山蒼琅獨秀謂瑀公曰吾與此山宿有緣矣天寶八年有制度人州將韋公希金舉高行黑白狀請隸名州中寧化道場大師固辭韋公不屈其志遂度隸

佛川即嘯背魚腹所塟之峯梁吳均故宅之所地志云
青山東南掘得古像二軀莫知年代也獲像之地爲泉
忽湧因此名爲佛川焉泉側有吳王古廟風俗淫祠祀
濫以犧牲於是大師哀之乃詣祠宮禪坐泊夕中夜雷
雨洊至林摧瓦飛頃之雨收月在見一丈夫容甚盛大
師謂曰居士生爲賢人死爲神明柰何使我蒼生殀殺
血食豈知此事殃爾業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爲之
禮懺再三大師乃授以菩薩戒神欣然曰若和尚移寺
弟子願捨此處求奉禪居言畢不見其後果移寺焉于

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是吾師法號更有異器畧而不書建中元年春忽顧左右愀然而嘆曰夫人生百年盡一念耳昧者安知揭日月以趨新哉吾將往淨方爾曹勉之于時報年八十四僧臘五十一以其年正月十一日有疾其日庭木春悴山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十二日奄然長往二月十二日建塔於儛川有慈烏群棲塔架驚異受法門人自湖淮楚不遠而至有若孤郡舒綱縣持心印惠解比丘卽其人也德與物敷言隨性[illegible]歸來不俗世謂渾金惠敏比丘卽其人也外學以文

内修心行跡不疑聖機能造微如知比丘即其人也菩
薩戒弟子刺史盧公幼平顏公真卿獨孤公問俗楊公
位裴公清惟彼數公深于禪者也謂太傅之通于宗要
波淵源之造于精微常恐大師之言將墜於地頓謂小
子志之予曰必使覩至人之奧知地位之極則求敢聞
命若盛美之跡人所見聞何嘗敢忘請退而記之刻之
盤石詞曰
青山張盧白雲我背吾師處焉人遐跡高高高伊何降
心鍊歷傳教方嚴傾珠竭河持而不檢放而不過匪雲

異月如水與波見獨超超證法無兩生死誰羈我不可鞅君揺空輪如楚風響何爲告臧亦猶狂子忽示雙桐午空隻履佛去川在人亡寺留紛吾舊境寂寞長秋泣露草嘆悲風樹潸此物無心悲如慟斷門人千萬昔爲法來悟者不蹙常情自哀祥花雨墜靈塔峯開真子相顧全身在哉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清澄

我先大師曰佛嘉言孔願大造人天張無生極之示懸衛於群敎之表自第一義絲皆我之遊廬也況儒以尊宗法

道家之流哉教之斯行資乎哲匠今大師即其人也大師諱道遵字宗達吳興張氏之子崇勲茂德世爲吳中右族大師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足關其心聲塵未嘗觸其性其年二十請天竺威大師首宗毗尼依佛教也常愀然而嘆曰孔老之學不明三世昭昭之業何異夫適郢而求冥山哉先大師則不然觀萬象無根我獨以無生一心覆燄山之峻知四流妄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停倒海之波瑩是遠而悟者天屬昔在漢明求乎之際大教洋溢霈然而東與生靈滌心觀天地更始正

士自摩騰以降持法有如關中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內髦士亟歸乎哉如凱風微陽嘉禾先發北齊惠文大師傳龍樹智論一性之教即我釋迦如來九世祖師文祿所稟也惠文傳南嶽南嶽傳天台始授一心三觀之旨以十身佛剎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網不出正念無遺卽中蓋如來一斯教之扃鑰也天下弦經士窺我宗者不得其門而入天台去世界傳章安章安傳縉雲縉雲傳東陽東陽傳左溪自龍樹已還至天台四祖專其諫議大夫杜正論敘記今大師則親承左溪一受心宗

方造其極物有凋折而苦節不衰時有聯興而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我秉嘗從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咎焉吾恐大教未周羣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徒得無過乎乃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燭纖昏揚大雄慈聲蓋乎生之願與一之日發其心三之日覩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山之福地於戲羣峯合沓以就我當大藏而孤峙疑天作以待用此持經之境也及以淸晝山空杉吹不動真念凝乎寂寞經聲在乎杳冥此持經之心也

大曆元祀州將韋公元甫兵部尚書劉公晏侍御史王公圓開州刺史陸公向殿中侍御史陸公迅大理評事張公象境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上聞詔書特下署名曰法華道場焯哉盛乎經王之惠日昇於天乎自江以東惣二十七所皆因大師之首置也與精行大德二十七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大師以無緣慈眼極一觀四生爹溺空見乃鑄廬舍那及毘盧遮那像明智身不有法體非無將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爹寶妙塔開淨土當生之葉遂作彌陀色身法華一經驟舉聞得

託方等四部得嘉善一作廣教藏收無垢淨光藏歷劫豢
極開方便跡雖有作功乃無爲接人天機使知有殊常
之福又寫天台一教溢乎道場眞詮昭昭與淸景不極
大師有言佛法壽命其惟常住乎常住不存我法安寄
於是置莊二所世田爲義供嘉穀以登身田是修期聖
禾不絕非夫大師平等之施孰能於事理雙全哉物役
我慼日用不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機諸法萃玄義
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願盈乎石室
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

天界我身正身儼在光中與日間天台然公公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于本寺入法華道場忽覩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大師滌垢之相不然則萬法有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于支山本寺嗚呼象法梁壞昔流增波無數人天從今何怙初當寺盖公輪公二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非法匠將亡之應示疾之日驕陽人焉嘉苗若燎辭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地慘黷亦我法陵遲之變也傳教門人靈輪法盛遊然可入如

來之室豈唯宣父之室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敎問
人猶子靈源等高志驚拔德隣先賢精細行以檢儀敷
大乘以基性雖後學夙聆德聲曷云不蓍貽諸樂石銘
曰
泓澄吳江靜幾于道淸氣蓄焉誕我僧寶洸洸大師與
道爲薔義天無孛慈釭不滓歸然支山繫公所履建塔
閑院夷荒而趾乃基盤峯靈峯崇崇乃啟秘藏秘藏形
形天色在下月輪當中眞經無言至象非象冥理微性
不昧不朗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嵳峩有時而裂香

樹偃蹇有時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示滅何之天泣人悲高丘漠漠細雨霏霏陵履西去相逢是誰見海求乾疑山尚阻叢叢魔民爰得其所吾所寂寥空留法語入室數子皆弘我經安公如月遠公如見恭恭秩秩繹氏儀形影塔亭亭長在寒樹天上花落人間日暮猶懸[illegible][illegible]與我為喻

畫救苦觀世音菩薩讃 并序

釋清晝

繪工匠意通幽若菩薩出現湛兮凝心于內怡然示相于表非法王妙用何哉誰其主之郎湖州刺史議太

夫樊公夫人范陽縣君盧氏所造也初夫人有娠之
兆嘗念觀音夢雲初懷育月方誕命曰是女且不正名
蓋取宜子之意也公以積德樹仁膺其錫羨雖菩薩大
慈不昧亦江漢間氣所鍾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斯
蓋甫申之儔乎於戲至誠既效上願思答乃於寶勝殿
內按經圖變祇于壁上觀[illegible]世之門不捨毫端禮分身
之圓詞曰
聖人之體兮有而無迹至人之心兮用而常寂公之小
君兮慧性造微我之大士兮慈心莫遺保幼子兮永貞

無悔覲貞儀兮常明不昧慈爲雨兮惠爲風灑芳襟兮襲輕珮

畫藥師琉璃光佛讚并序　釋清晝

佛以大慈療生死巨瘵示藥師名以大知證圓明妙身受琉璃稱無私之鑒湛乎不動誠緣之至感而遂通湖州刺史諫議大夫樊公夫人沁陽縣君盧氏得之於寶因懷妊默念於心先徵佩印之祥載見熊之誕[illegible]畫此變以答佛慈光射金扉日月不開于天上彩照霞綴烟霄自出于壁間東方如來仰瞻長世寶樹[illegible]臺亦有[illegible]

讚才詞曰

藥師之仁隨心至兮十二上願慈不遺兮琉璃之身爲我示兮八十種好相畢備兮繪像報德公夫人兮初祝胤子果克禋兮早見才童邁人倫兮將成大器應甫申兮如來悲父長可親兮貽厥孫謀壽萬春兮

大雲寺逸公寫眞讚　　釋清晝

畫與理冥兩身不異淵情洞識冐睫斯備欲發何言正思何事一床獨坐道具長隨餅執堪寫珠傳似移清風拂素若整威儀

王安吉寫眞讚

穉清畫

性正氣高外爽神徹遠水瀅渟秋天寥泬銳工傳逸點漆開顧風儀秀發毫髮無遺當獨立處似不言時如嚬如顧何慮何思披影相對眞身是誰

爲程李明府水堂觀玄眞子置酒張樂叢筆亂揮畫武城讚

穉清畫

偶得魚邑與日同風洋洋絃歌復聞我公玄眞跌宕筆狂神王楚奏鏗鏘吳聲瀏亮舒縑雪似頒彩霞狀點不誤揮毫無虛故藹藹武城披圖可望咫尺之內天高水

清月凝山吐風恐松聲晴雨雲住春冬草禁比公爲政德勝生成盛烈暉暉雙揚厥靈

座右偈　　　釋清晝

水月無根緣生則有莫辨其端莫測其後以有爲瑕以無爲垢不廢不立誰觸誰受寂念淵源玄紛然咎

與楊祭酒書　　　杜鴻漸

顧渚山中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

顧渚山記　　　陸羽

豫章王子尚訪曇濟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設茗子尚味之云此甘露也何言茶名也

無爲寺記畧寺在今歸安　張𤍬

花開寶殿文棨瑶堦百堵輿而門闥崇萬楹叠而廊廡對寺有名僧五千人

送張玄武序　元結

乙未中詔吳興張公爲玄武縣大夫公舊友河東郗潛夫裴季安扶風竇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次山將辭議言悉以言贈上有勤仁惠䘏勞苦之風下有惜離異

於行役之論亢于開之中有所指國家將冂極太寧撫
依八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討者或曰西南少叛是以
天子特有命也將天之命斯未易然於戲蜀之遺民化
于秦漢純古之道其習未知無譏此焉姑亟廢也如德
以涵濡義以封植其教遐邇其人迎嚮至乎不可固未
必也則曰保仁以教養流惠以懷鄰知其所勞示其所
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開之中興不樂嘆曰吾嘗
與朋友有四方之與不甚感人如今之心多聞其故對
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吾故感焉行有覘矣多無曰我

四十于此無日我時祿位下哉公乃復曰當不失于二公之意為異年覲會之方也已敢戒行役致自消損終不貽朋友之憂何如於是醉歌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贈遂相編次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言之對曰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于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顯年壽不終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為

不知喪于雅正然哉彼則指詠時物會諧絲竹與歌
兒舞女生汙惑之聲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
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于流
俗之中强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
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効能似類者有五六
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
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于是者顯于當世
誰爲辯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于今六歲人皆務武斯
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

中所有揔編次之命曰篋中集且欲傳之親故與其不亡于今凡七人詩二十二首時乾元三年也

進金沙泉表　裴清

吳興古郡顧渚名山當貢焙之所居有靈泉之特異用之蒸搗別著芳馨信至德之感通合太和而獻納有同於沆瀣清遠勝于滄浪

吳興晝公集序　于頔

詩自風雅道息二百餘年而騷人作其旨愁思其文婉麗亡楚之變風歟至西漢李陵蘇武始全為五言詩體

源於風流於騷故多憂傷離遠之情梁昭明所造文選錄古詩十九首亡其姓氏觀其詞蓋東漢之世李蘇之流自建安中王仲宣曹子建鼓其風晉世陸士衡潘安仁揚其波王曹以氣勝潘陸以文尚氣勝者魏祖興武功於二京已擬文尚者晉武圖帝業于五胡肇亂觀其人文興亡之迹人焉廋哉宋高祖平桓玄定江表文帝繼業五年間江左寧謐魏晉文章鬱然復與康樂侯謝靈運獨步江南俯視潘陸其文炳而麗其氣逸而暢驅風雨于江山變晴昏于洲渚烟雲以之慘淡景氣為其

澄霞信江表之文英五言之麗則者也逮乎齊世宣城
守謝玄暉亦得其詞調函于風格不侔康樂矣梁陳已
降雖作者不絕而五言之道不勝其情矣有唐吳興開
士釋皎然清晝即康樂之十世孫也得詩人之奧旨傳乃
祖之精華江南詩人莫不楷範極于緣情綺靡故詞多
芳澤師古典制故律尚清壯其或發明玄理則深契真
如人不可得而思議也貞元壬申歲余分刺吳興之明
年集賢殿御書院有命徵其文集余自採而編之得詩
五百四十六首分爲十卷納于延閣書府上人以余嘗

著詩述論前代之詩逸疑託以集序辭不獲已畧志其變上人之植情和順稟質端懿中秘空寂外開方便攸言說于文字了心境于定慧又禪門之慈航智炬也余游方之內者何足以和玄關謝氏世為詩人豈佛書所謂習氣云

駁則天太后不可立本紀議節文　沈既濟

伏以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牝司𣊓豚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

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常安可横絶褻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爲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王爲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爲殄滅不爲僭儕擬中持平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揜斯古君子所以愼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强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追殤后之令降居藩邸而

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後稟后制假臨大寶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君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立周七廟踐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為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製紀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並未為可或曰班

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荅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吕負于漢約無還叛革命之甚況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宮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吕后將紀誰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不可況還叛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閡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倂天后紀

合孝和紀冊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某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畧年辰崩葬別纂錄入皇后傳列于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云

詞科論并序　　沈既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總有缺作

一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曰

初國家治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畧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已至

於若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彩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為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慝嘲為篇詠以列于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一作邑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

可與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于遊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巳適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甆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秘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一作郡生性好土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

之刻石紀德移節汾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蕃悉抹(一作抹[illegible])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㚟新被殺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一作十餘萬)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遮要害遷太立石於居(一作扶)延山以頌之歸朝冊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望清重群情翕習大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爲端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

中令嵩與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驢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一作共罹者皆死獨生爲中官保之減罪死一作死罪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爲考功員外傳爲侍御

史位爲大常丞倜爲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爲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登台鉉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殁上疏曰臣本山東諸生以田園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敘過蒙殊獎特秩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

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鐘漏並歇筋骸俱耄彌留沉
頓待時益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
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
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嬰疾疹日
謂痊平豈斯沉痼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
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有瘳
是夕薨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坐其
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
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

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
先生所以奎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干祿字書後記　　楊漢公

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形古今存道殁身煥乎國史文
學之外尤工隸書盡鍾繇之精能極逸少之楷則頃因
左宦曾牧茲郡才大事簡居多餘閑錄干祿字様鐫于
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爲衣食業歳
不息刓缺遂多親侄顒頃牧天台懼將磨滅欲以文字
移於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忝宗陰獲襪襪壘

妙得以餘俸成斯之志自看摹勒不差纖毫庶使筆蹤傳于永永時開成四年六月念九日刺史楊漢公記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　穆員

儒之執喪也極其哀止于毀其于既往也則無及焉西方聖人以大慈大悲為功追護往生為誓凡爾衛幽靡至克窮罔極如有求而不獲者何未由斯而渡之貞元八年百一旬有六日我伯姊前烏程令弘農楊萃（一作華）故夫人之喪再周先是哀子泰衛嵩復觀洎女子（子一作字）十娘相與號曰我之生也自親之生今我報親幾何而既

何先王制禮不即人心何義利迅節不恤余慕于是合哀傳聖誠而禱之男寘其心女集其指迫茲日而同彌陀佛現嗚呼西方之教念焉斯至剡是像也一縷一哀一哀一聖凡億萬縷爲億萬聖億萬大慈大悲一一作壹之乎彌願其爲追護也可嘗量哉泰等毀傷見者之神壞瞻勝人之淚是月之慕有逾其初男氏員撫而廣之曰親之于子也生三年而免于懷子之于親氏喪三年而免于服是則服之終也豈哀之終乎記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蓋哀之終也此又哀之終也豈孝之終乎經

目立身揚名以顯于後世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孝之終也若然者爾之孝爾之哀偕爾身齊爾性于是始孝何痛夫終焉員悲不能文強爲之記

荆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符載

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洎中師高則會合于蜀四人相依然約爲友遂同詣靑城山斬刈蓁蓁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所覽誦章句而已中師發明大體擊去疵雜誘我於疏通廣博之地示我于精淳玄顥之際偲偲之道實有力焉無幾何共欲

張閭見之路方乘扁舟沿三峽造潯陽廬山復營蓬居遂我逍棲二三子以道德相播以林壑相高精綜六籍翱翔百氏繇是聲譽殷然爲江湖聞人居五六年載出廬嶽歸蜀問迴居中師愛惜離思振衣相送泝九江歷楚抵秭歸而旋軌袪之際互修前志已已歲自成都至中師自長安僑寓荊州羈旅相依各被婚娶困于紫衣去歲迄今凶問洊臻王李二生相次殞零草堂無主雲林索寞鄉風長想不知涕之橫墜也噫青城匡廬皆嶽際天下有烟霞上有神仙緬懷昔賢逍遥其下背負宗

琴手持道書搦泉揚石吟嘯終晝是時年少無事嘗傲
光景造適則止不知其他孰謂倏忽與中師啓煩襟期
聦明一十二年于茲矣辭山林墮塵滓五變星霜矣歲
月馳于外憂喜攻于內動非濟當世之務靜不庇環堵
之室泥塗祿祿覩日旦暮求言念此厚用慙穢思欲攀
石門之松桂宿靈溪之烟月可再得乎然踡跼者多繫
乎出處知幾者不滯于進取前年冬中師聊整文思起
嘗於禮闈間飛聲騰陵譟動公卿當疑作常伯輸敎俯授
高第雖不當素尚亦天路之鴻漸也世之繇此而進者

必臨振六翮聿求昇翥荷有便捷〔一作振〕躍登青冥十六七年中卿旅食淹恤內顧勤勞策馬南向慰其室家未幾而囊金中罄庖烟屢絕乘時蒸鑠將遊炎方又何其濩落也相國齊公挺鸑鷟之儀鬱經綸之蓄新荷天寵鎮安越服洗濯行業明目且曰親舊或將修假道之禮不爲丁寧結約求以自輔乎重慎丹楙無畏遠道議者南方嶺風候加飧飯且樂醇酒數觴可以佐助正氣生出戀之

劍南西川幕府諸公寫眞讚　　符載

大理錢尚書徽字文美

和順中積英華外發碧海驪珠秋天朗月風度可法文章無轍何許鳳栖峩峩雙闕

劉商郎中集序 商寓武康仙去見仙傳拾遺

武元衡

天運地轉剛柔生焉禮樂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麗乎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聖人觀象立言用稍述作發乎情性形于咏歌大則關天下政途彌綸王化細小則又舒一時幽憤刺見國風故子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也固可動天地感鬼神與造始之

道存焉有唐文士彭城劉公諱商字子夏眷予一危後之輩睢子兩中外之親緣情所鍾愛亦加等顧惟遭幸秉國樞重爕賛台衡之務統臨井絡之人其孤乃繙遺文提棒萬里猥期序引將佐詞林子感悼撫然覽華藻珠玉綴錯清冷自飄皆素所狎聞也泫然潸下不能自收竊公遐情浩然酷尚山水著文之外妙極丹青好事君子或持水素越淮湖求一松一石片雲孤鶴獲若寶之雖楚璧南金不之過也晚歲擺落塵滓割棄親愛裹糧靈仙之境逍遙玄化之門又安知不攀附雲霓

蜿蜒巖壑超然懸解與漫汗游乎無間邪若歌行等篇皆思入窅冥勢合飛動滋液瓊瓌之朗潤濬發綺綉之濃華解（疑作觿）境成文隨文變象是謂折繁音於孤韻貫清濟于洪流者也今所編録凡二百七十七篇及早歲著胡笳詞十八拍出入沙塞之勤崎嶇鷩畏之悲亦云至矣有若太原王緒河東裴茂茂弟薦河南豆盧絮鴻塌撮紳紳弟綬及余伯舅滑于子夏咸以儒業相資冠冑群族雄詞麗句遍在人間予與司空嚴公親籍戚孫相與編集恨不得繼采詩之末播于樂章且傳諸名士

庶幾不朽忝以宿姻舊好撫事追書故言之不讓也